

当代纪实佳品



艳
齐
著

暴

BAO

发

FA

者

ZHE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当代人涉世写真

艳 齐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当代人涉世写真/艳齐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5. 3

ISBN 7-80171-652-3

I. 当…

II. 艳…

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16250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 100009)

廊坊京华万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52 字数 1500 千字

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171-652-3/I·421

定价: 129.80 元(全四册)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大众文艺出版社第一编辑制作中心

电话: 64067865

出版说明

本书为社会纪实合集,分《两性囚徒》、《堕落的和不甘沉沦的群落》、《暴发者》、《一个青年作家的人生自述》四部。从多方位客观公正且真实地揭示了今日众生各有不同的生存形态、行为方式、及其精神世界。从中人们即可以对熟而无知的社会角落有所了解,更可以具体地感受当今时代进程中的人性嬗变。本书作者新闻记者出身,曾供职于北京多家新闻单位,主任编辑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迄今出版诗集、小说、纪实文学等各类专著 30 余部,报告文学《雇工世界》在《十月》发表后,入选《1990—1991 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年选》、《新时期文学精品大系·报告文学卷》,曾获全国及省级文学奖 11 项。

暴发者

内容提要

本书记述了一个当代暴发者真实的一生。

当年穷困潦倒的破落子弟，走投无路中因一念之差身陷囹圄20年整，时来运转之后，不失良机一跃成为全城知名人士而情恣气盛。个体劳模的桂冠未能箍住他抑压已久的欲念，于是，厌结发之妻而养“小蜜”于金屋，且不顾年老体衰靠性药沉湎于淫乐，并嫖妓于他方。跳出荒淫又栽于赌局。雪恨之时本想超俗退隐，但终因有所顿悟而自绝于奢华余年。

本书形象地反映了一批富有者从社会最底层顽强地向上拼搏的历程，并无所回避地揭示了他们非同于常人的喜怒哀乐，从而展现了独特的又发人深省的社会一隅。

目 录

暴 发 者

第一章 涉世之初	1
第二章 在劫难逃	19
第三章 时来运转	43
第四章 情恣气盛	62
第五章 别开生面	83
第六章 悠然猎艳	111
第七章 风平浪起	144
第八章 尘嚣意乱	189

夜幕下的歌厅世界

引子:今晚到歌厅去	227
鲜为人知的歌厅开创史	229
歌厅也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吗	235
当代乐园	239
自娱圈也有着广阔的外延	249
金钱可以使无赖成为国王么	256
孽影,出没于歌厅	263
“斗富”不是即兴之作	280
商战刺激了伴生物的生长	290
可怜的歌厅迷	301
冲击波,无形而又严酷	307

蓦然回首.....	332
迷乱的女性世界.....	340
歌厅的今天不是末日.....	383

第一章 涉世之初

1

刘贵山 9 岁那年死了父亲。

当时，他家在城北柳环胡同住，由他往上数四辈，也就是他父亲的太爷，在大清国里正经是顶戴花翎的主儿。据说还是个武官，叫什么提都，出门有人抬轿，入堂有人跪迎，自不在话下。不过到了他爷爷这辈儿破落了。等他父亲继承家业时，只剩下大杂院里的两间南房得以栖身。正值日本统治时期，靠卖花为业的父亲见一家四口连橡子面都吃不饱，一咬牙，把住房的产权卖给了别人。本想靠这卖房的钱维持几年的生计，不料取钱回家半路遭劫，闹了个赤手空拳，真有如扒了皮又让人抽了筋，父亲一进家门没说出半句话就软在那儿再也撑不起两条腿了，5 天滴水不进之后，咽气了。临死时，那眼珠子瞪得鼓鼓的，嗓子眼里发着嗷嗷的怪声，吓得他小贵山像三九天的没毛狗，缩在墙旮旯，一晚上没敢动地方。

母亲守了半年寡守不住了，嫁给了一个开杂货铺的小老头儿。说起来，这老头儿也算宽厚之人，曾一劲儿地张罗着让他和他哥过去一块儿过。可他哥对母亲之举颇为不满，更看不上那老头儿色眼迷迷的相，结果竟是断了关系。

哥哥富山虽说当时只有 17 岁，但有股子挣命不认输的劲头。他还不靠亲戚朋友们施舍，上街拉开了洋车，要自己养活自己和贵山。

那会儿，他们真是相依为命，也真是度日如年。他贵山每天傍晚准到胡同口迎候哥哥，不指望哥哥捧回金山银山，只盼当哥的不空手，那怕是抱一抱烂菜帮子呢，这晚饭也算有个辙。尽管穷苦得净是不顺心的事，但富山很少捅贵山一指头。

这天，他贵山在胡同口等哥哥，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便和一群同龄的孩子玩开了弹玻璃球。他拿的那个是带花心的，人称老子儿，是正宗水晶货、父亲的遗物、他的宝中宝，且大小和手，弹起来，看着就来情绪。他用它还真赢了不少小瓷片。

几个人趴在地上玩的正上瘾，突然间有只翻毛小皮鞋伸到他眼前，没容他反应，腾的一声，他那刚定位的老子儿被踢飞了，再找，不知落哪儿了！

他抬眼一瞧，是个日本小崽子！

“你丫的干吗？”他跳将起来。

“我走我的路，碍你屁事了？”那小崽子从小长在中国，汉语说得倍儿溜，一番若无其事又全不把他往眼里放的架式。

贵山急了，他心疼啊。那老子儿找不着了，他还有啥可玩的？没啦！他憋着火又四下找了个六够，仍无所获，看那小崽子趾高气昂地要拐弯了，他甩开丫子就追了过去，嘴里骂着：“我操你妈！”身子早腾空而起，饿虎般把个小崽子扑倒在地。

那小日本却也不是善茬好对付的主儿，加上体质好，力气大，没怎么挣巴便翻过身来，竟把他贵山提起来，又揣了个还不上手。

招架不住的贵山只能抄家伙了。可巧有半块板儿砖在跟前，他抄起来便朝对方头上砍了过去，不偏不倚正中对方脑门子上，眼见着那血就流开了。

他本想顺势再去捞点本儿，猛听有人喊：“山子快跑！”他扭头一看，一个日本婆娘嚎叫着母狼般从街对面扑了过来。

他没命似地跑开了。

天黑了，他不敢登家门，他怕那日本婆娘在门口堵着他。他知

道日本人黑的很,收拾你中国人如同碾个臭虫。可他上哪儿去呢?他躲在一个碎砖垛里犯开愁了。

还是二月天,他只穿着小夹袄,这夜风一吹,他冷得直打哆嗦。更何况还没吃晚饭呢,他饿得很呢。他真盼哥哥这会儿能找他,甭给他带吃的带衣服,搂他一下也行啊!冷不丁的,有野猫野狗窜过去,吓得他都恨不能钻进地沟,疑是那日本婆娘的人发现了他。他有点想父亲了,父亲要在,也许会去找他们评评理;这会儿他也想母亲了,母亲要在,也许会去跟他们求求情。可一个死了,一个跟了人,哥哥又横是还不知他出了事。怎么办?怎么办?怎么办呢?他鼻子一酸,掉下了泪,可又不敢哭出声,像被黄鼠狼堵在门里的小鸡子,退不了,出不去,只能干耗着。

这儿离他家那儿隔有两条街,直线量不足 500 米。这 500 米这会儿却如同通天河,他还真往里迈不得。那小日本一家十来口全出动了,挨家挨院地搜开了他。亏了街坊邻居都说不知他是谁家的孩子,不然,他家的房子早被点着了。人家已经放出话来,抓住他,要活着开膛,看他的苦胆是不是长得有点超份量!

到了后半夜,他实在耗不住了,要试着往回溜,刚猫起腰,蓦地里,打西头传过来一串脚步的声音。那声音由远及近,到了近前突然中止了,就听有人轻声在呼唤:“山子,山子。”

他听出来了,是哥哥!他抑不住激动地爬将出去,要抓住哥哥好好哭一场,可脚下一绊,扑的一声竟跌在哥哥的脚头里。

黑暗中,他看不清哥哥的脸,可刚想爬起来,左肋叉子处却挨了一脚踹!没容他明白过来,右边又是一下!

“哥你……”他发觉哥哥这时有点像发疯了。他懵了。

哥哥并没疯,他又薅着他的头发拎起他,把他撞回到砖垛上。

“我看你是活腻了。”哥哥终于开口了,“你这不长眼睛的!你也不看着那是谁?你惹得起人家吗?!”他说着,竟又抓住他的双肩往那砖垛上撞开了,声音随着也变得哽噎,且鼻涕眼泪一块流了起

来。

贵山更有点傻眼了。他张张嘴，想争辩什么，但舌头木那儿了。他突然跪下双膝。

“哥，你打吧。”他抱住哥哥的双腿，也抑不住泪流如注地哭了起来。

2

当天夜里，富山拽着他从城北跑到东郊，进了一狭窄又到处挂有自行车零件的小院子。

也就是从那天起，他走入修车这个行当。

那年他 12 岁。

尽管离那小日本家远多了，但危险没有解除，他不能随便到城里头去，这倒促使他别无二心地跟着一人称五爷的师傅学开了手艺。

这师傅说起来也就是今天的个体修车户，马路边上摆个摊儿，露天作业，每天挣不了多少钱，论身份，低的很。但那会儿的师傅在徒弟面前却谱大着呢！想轻而易举就从他那儿学点东西，那是白日梦。这贵山说是来学徒，实际上是足足当了他家一年小炊把儿，刷碗、扫地、洗衣服、倒尿盆，每天睁开眼就甭想有歇着的空儿，而且每天还必须要比师傅家人早起半小时，生炉子。没煤了，他更得往返跑上十来里到煤场去背煤球，一背就是 50 斤，他小小年纪哪里背得动呵，不干就得遭掸子把儿抽。等到第二年上摊儿了，师傅只让他打杂儿听吆喝，用扳子，你递扳子；用钳子，你递钳子。稍有疏忽，挨俩耳刮子算是轻的。他倒是遇过一次磨难有了忍性，再怎么打，也不带炸翅儿的。到后来，他干脆把所有家伙全别进了腰带里，你师傅要什么，我这儿伸手就可取，为的就是一刻不远离，偷学你的艺。夏天好过，冬天，那铁沾肉呵，可他一点没含糊。五爷

终于冲他咧嘴笑了。那是一天早上刚在街头摆开摊儿，五爷搓搓手哈了口寒气冲他一挑眉：“算你小子福气，打今儿起我教你。”

原来这五爷在全城论修车，却能数上头几号。他连收了5个徒弟都是半截吹灯，他看不上，打跑了。这小贵山任劳任怨又一片诚心实意，算是打动了。他要真传了，而且毫无保留，从补带到拿龙，从修轴到换圈，要点是什么？窍门是什么？这手劲怎么使，这眼力怎么用……半年功夫，把个贵山教调得门门精。

到三年出徒的时候，他贵山修车已熟练到“玩”的份上，即得心应手。车推过来，他就像要玩意儿一样，三下五除二，手到“病”除。更绝的是，你车摆在那儿甬出声，他眼一瞄，便能道出你轴里有没有啥毛病；你前轱辘龙了，他两脚能给你端正了，且保你半年坦坦地骑。

五爷是个开明的人。又一块混了一年之后，五爷说：“行啦，你这手艺能自己挣饭吃啦，甬挤在我这儿一块受穷啦。”

日本人这会儿已经投降了，他的危险自然不复存在。他当即叩首于地，算是谢师恩，然后只身回故里，和哥哥又住到一块堆，白天便到两里外的蓝营练上了车摊儿。

这蓝营是个地名，乃全城数得着的繁华区，交通发达，且集商业、文娱业为一体，论赌场、论妓院、歌厅、舞厅、跑马场，以及酒楼茶庄应有尽有，既是各路豪杰荟萃的胜地，又是八方财神放浪之大堂。在这地界，要想挣大钱，只要你有本事能站住脚根，与其他区域比颇有得天独厚之处。而他刘贵山自信靠自己的手艺绝对在这儿戳得起来，学手艺就是为挣钱，既然为挣钱何不来挣大钱？因而，他选定在这儿干开了。

可世上的事儿又往往是愿望和现实不那么紧挨边儿。他在一个道口打下地摊儿后，半月竟没挣出两斗杂和面钱。究其原因，他也很快摸出门道了，人们修车大都往路西的怡龙车行跑，那是老字号，一打听谁都清，且铺面大，零件全，他这光屁股起家、单靠两把

家伙加手艺的主儿如何竞争得过？而在这行上吃饭又有几处要不得钱：巡捕修车要不得，要了，出不了三天，他能把你的摊儿踢喽；当地的痞子修车也要不得，要了，他返身就能给你好看的瞧；周围做小买卖的熟人修车更要不得，要了，你这儿出点事，找个帮腔解围说和的人都甭想有！一来二去，也就是赚个过路的钱，而且还得就是小打小闹，要大修，许多零件还不具备。他干着干着，原先那股雄心勃勃的劲儿开始眼见着往下泄啦。

怡龙车行的老板是个挺面善的大胖子，大概瞄出他贵山的手艺了，曾两次让人捎话：他若是不嫌弃，可以到怡龙去撑门面。可他听了，领会是人家在没事挤兑自己，同时，他也不愿受人管，结果两次都把人家回绝了。外人看来，也许会说他这是有骨气，要自己打天下。实质上，他内心里颓丧得很。那老板经常打他摊儿前过，不是去戏园子，就是奔跑马场，俩年轻的太太陪着，外带仨保镖，那牛气劲甭提啦。人都传言，这主儿在上海还有绸缎庄，在这儿开车行，不过是为了凑热闹。对人家的底了解的越多，他心里也越倒腾得慌。他想：自己这辈子要能赶上人家一半，那怕是三分之一呢，就知足啦！可越这么想越觉得自己活得太窝囊。自己投胎降世干吗来了？就是受苦受罪叫人瞧不起的么？唉，也怨死去的爹没留下一份遗产，自己混到啥时是个头呢？

3

这天晚上进家门，一见又是窝头熬白菜帮子，他把破毡帽往炕上一摔，甩上了：“累一天了，就吃这？”

刚进门不久的嫂子听了这活，脸白了，但没吱声。

哥哥福山压不住火，啪的一拍桌子：“你这是翅膀硬了，瞧不上这穷家了，有本事你甭回来，街上有的是饭馆，你吃鱼吃肉吃燕窝去啊！”

他白了白眼珠，一时对不上词儿，只觉得有口气正噎在嗓子眼低下，窝得他这难受！他恨不能一脚跺出个坑来，让这破房子塌喽，把他和他这兄嫂仨人一块捂里面，干脆咱来个痛快的吧！

可他又做不出。

赌气之下，他还真奔馆子啦。

但他没钱吃鱼吃肉吃什么燕窝。这些，就是摆在他面前，他看都不敢看，怕馋虫从嗓子里爬出来又没招儿往回堵，让旁人见了正好做笑料。他是想找个座儿，静静心。不过，这酒是非喝不可了，没酒下肚，他窝的那口气还真解不了。

他真的在跟他嫂他哥斗气么？鬼知道！

说起来，他奔的所谓的馆子，不过是街上排不上档次的小酒铺。这地儿只卖些低档烈性酒，外带老蚕豆花生米等小酒菜，想吃美味佳肴还没人做！他也就配上这儿消消邪。

当年他出徒拿到第一个月工钱时，就是请师傅在这种地儿喝的酒。当时他喝得痛快喝得高兴，即兴还唱了一段流行曲：

二狗子他妈寻了个野汉子

地沟里拔萝卜玩了一身泥

.....

可现在，他八两喝下，恐怕也壮不起那股劲了。这真是见识越广，经的越多越是没精神儿呵！

进门一落座，把角儿有人认出他了：

“哟！这不是刘二爷么？”

他当时也就 17 岁，奶黄子还没退净呢，可对方偏要这么叫。

这位是个焊洋铁壶的，大号黄四，比他也大不了两岁，因到他那儿白修过车，便成熟人了。他端着一个酒壶凑了过来，和贵山坐了个脸对脸。

他给贵山斟满了一杯酒，递过去：“我早就想咱爷们应该一块儿聚一聚了。您这人，我看出来了，仗义，够交！”他停顿了一下，又

向上一扬眉：“看您这样，今几个是遇上不顺心的事啦吧！”。

贵山晃了晃脑袋，没言声。

这位举起自己的杯：“我也看出来了，您的生意不太火，可这年头光靠耍手艺吃饭都不易呵，也得想开点，该玩就玩，该乐就乐。干。”

一杯酒下肚，这位又为他斟满了第二杯：“看我，人头不济，可没愁。实话告诉您，我中彩啦，嘿嘿，也不多，可开个这样的门脸足够了。”

贵山好像被他这话打动了，蹙了蹙眉：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我中彩了！在蓝营新开的荣生俱乐部。你也去开开眼吧。那里面气派极啦。别看外表不大，西餐室、茶点室、解烟室，全乎儿着呢。您说您想玩什么？牌九？转盘？摇骰子押宝？您尽兴着来。您干一天能挣多少钱？在那儿闹对付了，您真能半辈子不用忙活了。当然，这全看您的手气啦。可又不妨去一试嘛。就是输俩钱也值得，那里面的招待绝啦。想吃，有中西大菜；想喝，有白兰地、威士忌；想抽，还有“三五”和鸦片烟呢！全免费。那女招待也都天姿国色呵，碰上对心思的，您还可以尽享一番高档艳福呢！”

贵山听着，眼睛慢慢的有点犯直了。这丫的不是在耍神经说天书吧？我他妈在蓝营混了半天怎么就不知道有这么个地儿呢？

“照你说，应该到里面看看去？”他盯住这位的脸。

“是呀，是呀。”

“什么时候开门？”

“全天候，不分黑夜白天。”

他贵山不问，但一仰脖一口喝下去一杯酒。

4

第二天晚上,他还真奔荣生俱乐部去了。那是一个有点像半拉皮球的圆顶建筑,座落在两个商业大厦中间,上下两溜窗子都关得严严的,门口戳着两根汉白玉柱子,柱子上是个平台,平台上赫然列着“荣生”两个楷体大字,两边还有两溜他看不懂的外国字;字上都是霓虹灯溜边,红绿两色,交替着闪,煞是好看。

出出进进的,人并不多,大概好多人跟他一样,还不知道里面是干啥的吧。

他犹疑了一下,跟着两位摩登老太太走上了三步台阶。

门口有把门的,穿着一身笔挺的蓝制服,戴着镶黄边的大壳帽,待他走近,突然一伸手,拦住了去路。

“小子儿,干什么来啦?”

他歪了一下脑袋:“玩来啦。”

“你丫的有钱么?”对方突然瞪起了眼。

他也一梗脖子:“不是押什么有什么吗?”

“那你丫的押什么?”

“我押什么还得告诉你呀?”

“费话!”

他也瞪起了眼:“你这人怎么这样呵?”

“该怎样呵?少他妈在这儿犯贫。”那人把手冲他一挥,“滚!”

他还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横的。他脚根子没动:“我要是不滚呢?”

那人正眼打量了他一下:“你丫的是不是活腻了?不滚,把你丫的蛋子捏出黄来!”

他的脸刷的一下绿了,这火是分明顶到脑门子了:“借你丫俩胆儿!”

对方冷笑一声：“嘿！一个臭修车的，还他妈挺狂。你也不照照镜子，你他妈有进这儿的命吗？想寻痛快？你这号的，也就配他妈的自个儿去捋捋！”

这也真是太踩够人了。他猛地抓住了对方的衣领子，呼呼地喘开了粗气：“你丫的是不是看我好欺负呀？”

对方并不惊慌，眼睛瞪着他，右肘却突然向他一击，说声：“滚你的吧！”脚下同时使绊，他竟呼的一声被扔出了足有两米远！

爱凑热闹的，一下子把他这儿围了个严实。有笑的，有叫的，有拍巴掌、跺脚的。他分明当开了马戏场上的笑料。原来他一叉巴腿，竟开了裆，不光是因为被摔了个狗熊相！

众目之下，这份儿算是丢大啦！他爬起来，就地转了一遭，抄起了一块半拉砖。

这是他的拿手戏，跟人斗不够准是出此招儿。他顾不得就是这么块半拉砖，曾让他两年没敢登家门。他要像当年拍那小日本一样把这小子也拍个满脸花！这当口不玩命，他琢磨往后就甭在这地界上混事啦！

看热闹的一见他这架式，呼啦啦往两边一站，竟给他让开道，也没人喳喳了，就像看戏的净等着最精采的段子上演了。对于他们这些闲汉，不打出脑浆子抠出心，还不够劲儿、不过瘾呢！

就在这茬上，有一个人却箭步上前从他身后猛地勾住他的腰，且不容他挣巴，一个背跨，把他又重重地掀倒在地。那麻利劲儿，就像扛活的信手扔出个麻袋，在场的一下子全看直眼了。

砖头脱手了。他四脚八叉，像断了脊梁的无尾巴狗，半天没能再爬起来。

那大门口这会儿已冲出一伙子人，个个气势汹汹，上来就抬脚要往他身上踢。

那摔他的人弓步一拱手：“各位饶了他，他是喝多了。”

一场骤然卷起的风波就这样息落了。人家下了台阶，都退了